

李旭／著

九行茶马古道

作家出版社

茶马古道是连接
西藏与中原的
重要通道

二十世纪初叶，英国探险家C. D. 布鲁斯在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丝绸之路时，说了段话：“你若想尽可能地多看世界，就得遵一条通常的规则——只要你能够选择，就永不要沿着同样的线路做同样的旅行。”这十几年来我所做的，就是不断地违背布鲁斯所谓通常规则，不断地沿着茶马古道旅行。屈指算来，我已在茶马古道上行走了十五趟。每次上路，几乎都达数十天之久。我并没有觉我少看了这个世界，恰恰相反，重复的旅行格为我提供了深入世界的可能，而且，茶马古道的丰富和多彩，它的高远漫长和艰险，它魅力无穷，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和神奇深厚的文化内涵，使你益走弥新，欲罢不能。

有一次我被一种带有罕见的致命病原体的虫叮了一口，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我并没有怕，人的身体和生命原来如此脆弱。惟一可怕的是，要是还有最后一点力气，爬也要爬回茶马古道上。到那路上一个曾深深打动过我地方，坦然接受死神的邀约。那入蜀未多远，那么蓝的天，茶马古道能给人一种行走在家里的感觉。

也许，按西藏人的说法，我的前世就走在茶马古道上，所以我今生还得不停地走。再往上，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怀旧主义者，对老东西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召唤。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走那条路成了我认识人、路以及它所包含的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为这条路，在路上我常得心安理得，如归故里。



九行茶马古道

李旭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行茶马古道/李旭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63-2577-2

I. 九… II. 李… III. 古道—考察报告—西南地区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8197 号

九行茶马古道

作者: 李 旭

责任编辑: 刘 方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汇元统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65×1270 1/24

印张: 13.5

插页: 2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77-2

定价: 53.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九行茶马古道

二十世纪初叶，英国探险家C·D·布鲁斯在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丝绸之路时，说了一段话：“你若想尽可能地多看世界，就得遵循一条通常的规则——只要你能够选择，就永远不要沿着同样的线路做同样的旅行。”这十多年间我所做的，就是不断地违背布鲁斯所谓的通常规则，不断地沿着茶马古道旅行。屈指算来，我已在茶马古道上行走了十五趟。每次出门上路，几乎都达数十天之久。我并没有觉得我少看了这个世界。恰恰相反，重复的旅行线路为我提供了深入世界的可能，而且，茶马古道的丰富和多彩，它的高远漫长和艰险，它瞬息万变、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和神奇深厚的人文内涵，使你益走弥新，欲罢不能。这使我想起了那些探求宇宙奥秘的科学家，还有那些追索终极理念和终极目的的宗教学家。他们工作的最大乐趣和无穷魅力也许就在于他们探索的东西无边无际，没有完结打住的一天。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一千多年来，茶马古道将云南、四川的茶叶输送

到藏区，又将雪域的山货特产运到内地，抗日战争期间它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就在民间运输的同时，这条遥远而无比艰险的道路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不仅是连接汉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也成了人类为生存所激发的非凡勇气和所作出的超常努力的象征。

有一次我被一种带有罕见的致命病原体的小虫叮了一口，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我并没有恐惧。人的身体和生命原来如此脆弱。惟一想到的是，要是还有最后一点力气，爬也要爬到茶马古道上，到那路上一个曾深深打动过我的地方，坦然接受死神的邀约。那儿离天多近啊。那么蓝的天。茶马古道能给人一种行走在天上的感觉。

1989年时，当我第一次从藏区漫游回来，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喜欢问我一个我至今回答不了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西藏？为什么要走茶马古道？现在没人再问这问题了。人们似乎已经知道去西藏的目的，不就是去旅游吗？但对我来说，旅游不仅不是什么答案，而且压根不是什么目的。

旅行，到所谓的地球第三极的逃避般的旅行，还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在藏区高原这种时光仿佛流逝较缓慢的地方，我也能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四处扩伸、过度嚣张的文明，把亘古未变的雪峰、江河、森林，把千万年沉默不语的寂静击破了，而且再也无

法还原。大自然的原始生荒，人类的古朴平实，正在很快地被意义可疑的忙乱喧嚣所破坏、变质。去到任何一片平坦的地方，都可以看见临时急促搭盖起来的小城镇。在拉萨和西藏其他几个较大的城市，你迎面碰到的就是车水马龙和闪烁的霓虹灯。

随着一次又一次，一年复一年的行走，我越来越难以在藏区找到我所想获得和曾经获得的印象。也许那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幻象。但茶马古道途中的一些事物和人，又在时时提醒我，的确有我向往的东西，的确有让我宁静下来，让我抛弃一切出门而行的东西。它还令我保有某种希望。

不管这个世界在发生着什么，由于不可思议的僻远艰险，茶马古道上有三样东西似乎还在坚韧地存在着：一个是沿途的苍茫大地、山川湖泊、蓝天白云；一个是与藏民生命生活融为一体的宗教；一个是藏民的善良、纯朴和美好。这三点仿佛又是三位一体的存在，请原谅我在此借用基督教的观念。我觉得，藏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强烈的宗教感情似乎就来自藏区的大自然本身，相辅相成，那样的宗教感情又成全了他们的善良、纯朴和美好。

在茶马古道沿途，有着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壮丽最动人的山水。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苍茫和旷世的沉寂。有时世界静得出奇，周围的大山全都沉默不语。它们以一毛不生而令人震惊。那种苍凉的美、严酷的美轻易就把人带入史前时代。夏季的雨水汪洋恣肆，冬季的雪水清碧如玉。它们从无数大山上奔泻而下，

那水流漫漫涣涣，迅速汇聚成溪流，又很快流淌到无数的大江和河流中。当乌云散去，浩浩荡荡的江水就裹带着古老的历史和浓浓的思绪，流向远方的山峦。远山显露出它们强劲而优美的山脊，它们是那么峻秀，又充满了张力。蓝蓝的山岚，使它们显得英姿勃发，十分年轻。如果说山脉架起了西藏的骨骼，那这些江河就是西藏的血脉，它们奔涌流动，为高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为高原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除却大山大川，茶马古道沿途有的是极富灵性的石头和无比奇妙的云，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光。这些石头、天光和云似乎就是一种神示，告诉你已经到了人类世界的边缘，正处于神仙天国的门槛。那些历尽沧桑的石头，那亿万年来不老的蓝天，那一逝不再、永不重复的云，那似乎来自极地或外太空的光芒，它们组合成的色彩令人激动不已。而如果在晴天的晨曦中和晚霞里走过西藏的大地，你一定会为那种剔透明朗的光泽所震慑。那是真正的神光，暖暖的、红红的，像是将山水镀了一层，石头和土仿佛有了生命，殷红的血在它们的皮肤下流动。只要看到一眼，只要沐浴一次，人生便因之而生辉。

藏民们就世代代生息在这富有神性的地方。他们耕种青稞、油菜和蔓菁，放牧着牦牛、羊群和白云，一年四季在高原上游来走去，一点糌粑，一点酥油茶，一件皮袍，就基本满足了他们的生存需求。他们高贵、骄傲、坦荡而率性，有时幽默得让人忍俊不禁，有时纯真得像孩子。他们似乎从来不以苦为苦，

而是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欢乐似乎就是他们的天性。只要有一块披毡，他们就可以在风雨中呼呼大睡；只要有一点闲暇，他们就可以选择一片风景秀丽的地方坐下来，将一切抛在脑后，尽情地吃喝玩耍，跳舞歌唱。他们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人都更接近蓝天，更得到太阳的宠爱，一个个健康豪迈，脸色彤红，不见一丝阴影，像葵花子一样吸饱了阳光；他们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虔诚，眼睛里洋溢着信仰的光彩，犹如点燃着不灭的酥油灯。他们常常用天籁般的歌声和欢快的舞蹈让我们领略生活和大自然的内涵，有的老乡甚至会用自己的帽子兜着家里老母鸡刚下出的还热乎乎的鸡蛋追上老远送给我们。

这是片充满灵性的福地，生息在这里的人无疑是幸福的。这是个有福的民族。

在茶马古道一路，我们经常目睹前往圣城拉萨的虔诚的朝圣者，他们在崎岖蜿蜒的山道上踽踽而行，有的更将全身投匍在地，磕着等身长头前往心目中具有极神圣意义的拉萨，他们磕得四肢溃烂，面额鲜血淋漓，但眼睛的虹彩中却充溢着宁和而确凿的信仰之光。

在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神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

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有时候，它们甚至能让路人产生出超越于生死之上的痴迷，似乎那真是一条通往彼岸世界、通往宁静和谐的天国之路。

在茶马古道沿途，多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密切交往，渐渐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浓于水的民族大家庭。

这就是茶马古道。

唐纳德·S·小洛佩兹在其《香格里拉的囚徒》中说得好：“西藏传统对我们时代和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性基于西藏是将我们和远古文明相联系的最后活纽带这一事实。”茶马古道几乎就是这活纽带的代名词。

这一纽带不仅将我带回那远古的文明和旷世罕见的大自然，还将我不断地引向我内心渴求的目的地。一些过去仅仅存在于地图上的地名，对我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到过了那里，认识了那里的山、水、树木和花草，认识了那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一条路总能将你引到一个世界。

也许，按西藏人的说法，我的前世就走在茶马古道这条路上，所以我今生还得不停地走它。再说了，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怀旧主义者，逝去的东西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召唤。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走那条路成了我认识人生道路以及它所包含的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总之，在那条路上我觉得心安理得，如归家中。

第一行

行记 / · 1

特写 1-1 / 虎跳峡 · 5

特写 1-2 / 香格里拉 · 10

特写 1-3 / 纳帕海 · 19

特写 1-4 / 梅里雪山 · 21

特写 1-5 / 玛尼堆和风马旗 · 24

特写 1-6 / 雪域大地朝圣者 · 30

图片故事: 羌姆神舞 · 34

第二行

行记 / · 38

特写 2-1 / 丽江古城 · 43

特写 2-2 / 藏客 · 52

特写 2-3 / 马帮 · 61

特写 2-4 / 奔子栏 · 69

特写 2-5 / 雪山之城——阿墩子 · 74

特写 2-6 / 溜筒江 · 80

特写 2-7 / 白茫雪山 · 82

图片故事: 东竹林寺、书松尼姑庙 · 86

第三行

行记 / · 88

特写 3-1 / 普洱茶的故乡(六大茶山) · 92

特写 3-2 / 巍山古城和马店 · 96

特写 3-3 / 巍山纸马 · 103

特写 3-4 / 巍山火把节 · 112

特写 3-5 / 巍山中元节 · 114

特写 3-6 / 周城扎染 · 119

图片故事: 鹤庆银铜匠 · 122

第四行

行记 / · 125

特写 4-1 类乌齐寺 · 130

特写 4-2 类乌齐仲确节 · 139

特写 4-3 丁青苯教孜珠寺 · 148

特写 4-4 那曲赛马会 · 154

特写 4-5 天湖纳木错 · 163

图片故事: 昌都强巴林 · 164

第五行

行记 / · 167

特写 5-1 绒布寺 · 171

特写 5-2 甘丹寺 · 174

特写 5-3 拉萨雪顿节 · 175

特写 5-4 喇嘛林 · 181

特写 5-5 珞巴族 · 187

图片故事: 萨迦寺、大昭寺、八廓街 · 196

第六行

行记 / · 203

特写 6-1 千年盐井 · 207

特写 6-2 盐井天主教堂 · 219

特写 6-3 扎古西峡谷 · 222

特写 6-4 康巴藏族服饰 · 225

图片故事: 邦达昌、左贡东坝 · 228

第七行

行记 / · 237

特写 7-1 西藏第一寺——桑耶寺 · 239

特写 7-2 雍布拉康 · 246

特写 7-3 勒布地区门巴族 · 250

图片故事: 雅鲁藏布江、藏王墓 · 260

第八行

行记 / · 263

特写 8-1 德格印经院 · 267

特写 8-2 藏族土法造纸 · 281

特写 8-3 藏族木刻 · 283

图片故事: 雀儿山和新陆海、甘孜民居、白玉 · 287

第九行

行记 / · 293

特写 9-1 宗山炮台 · 296

特写 9-2 白居寺 · 298

特写 9-3 帕里宗 · 301

特写 9-4 亚东河谷 · 308

图片故事: 乃堆拉山口 ·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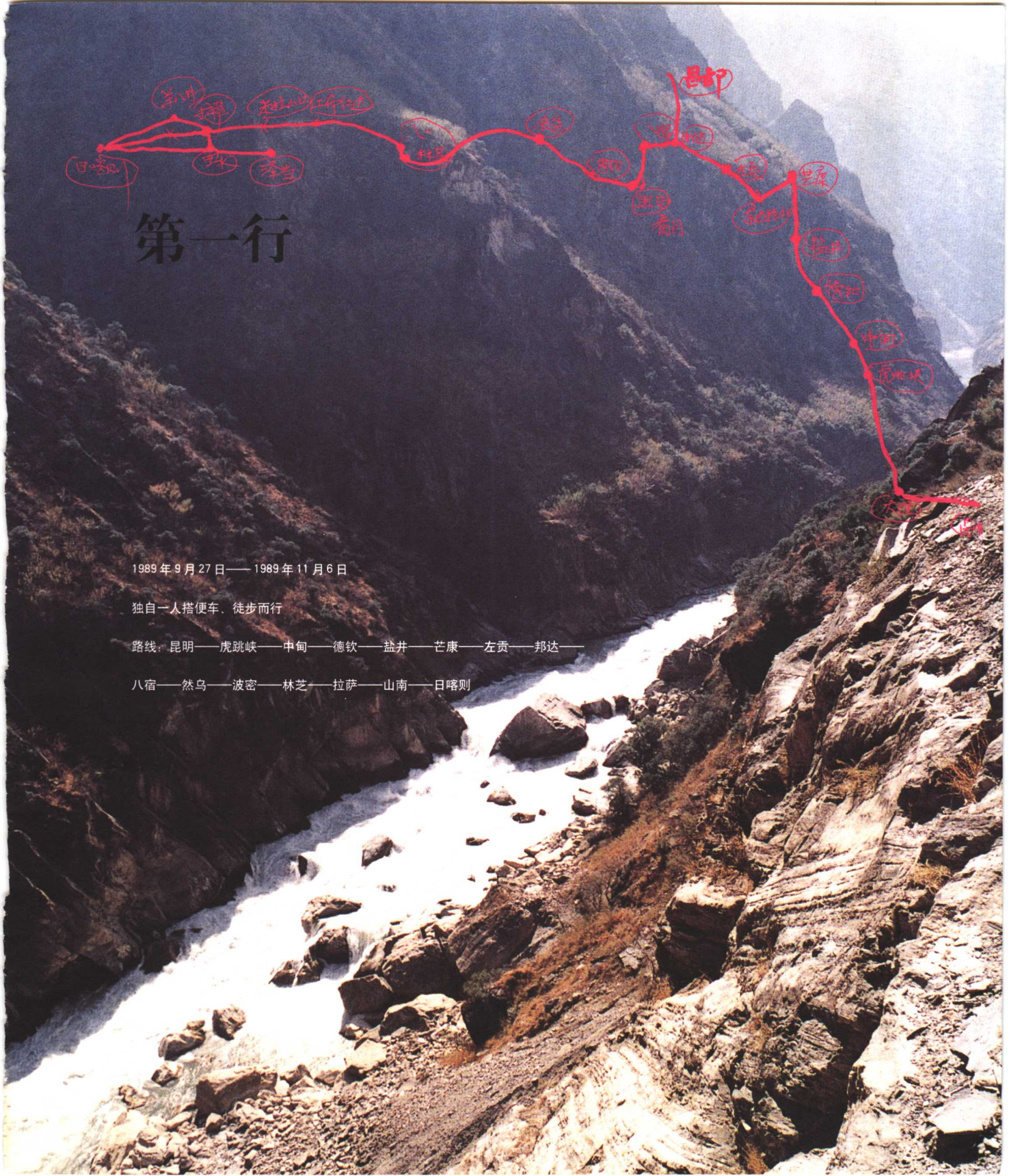
第一行

1989年9月27日——1989年11月6日

独自一人搭便车、徒步而行

路线：昆明——虎跳峡——中甸——德钦——盐井——芒康——左贡——邦达——

八宿——然乌——波密——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



读研究生在做硕士论文前都有一次“学术访问”的机会，还有五百元的考察费。我准备往西藏走。我的论文是关于文学与死亡的。那是我从从小就苦思冥想的问题。我想一些启示或答案会在那条路上。我得从丽江、中甸继续往里走，走那些马帮走过的路。那条路让我魂牵梦绕。

1986年还在中甸讲师团工作的时候，我就跑遍了滇西北一带，于是就整天想着再往里走。暑假里又参加高考改卷，挣了一百四十元。七拼八凑凑合了九百元钱。照相器材也是东拉西借的，好友张有林给了五

卷底片，总共带了十五卷。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动不了身，学校不放。

最后我还是坚持到了上路时刻。有时需要的仅仅是坚持。

过虎跳峡，那让我刻骨铭心的虎跳峡。还在1987年的时候，我就和几个中甸的朋友翻过哈巴雪山，用一天的时间走穿了它。

然后就上了高原。又见熟悉的藏房、经幡、牦牛、火红的狼毒和辽阔的原野，百感交集。久违了，高原。

在中甸买好到德钦的

车票，长途客车就只通到那里。多年的愿望已经付诸实施。真正的漂泊、真正的寂静、真正的孤独。难道还奢求什么？

整整十个小时才到德钦。真想徒步走，那样感觉也许会更好。到了就忙着找车。终于扒上了一辆从西藏察隅来拉货的老解放，用现在年轻人跑藏区的行话来说，就是“扛大箱”。还有两个旅伴，一个是广西的小陈，辞了工作不干出来周游，什么也不为；一个是个香港佬，右耳上戴一只银环，已来过西藏，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来吸大麻的。对他来说，生活大概就在长大麻的地方。

太子雪山看不见，云雾弥漫。一路都是塌方滑坡，不停下车挖道推车，肠子都快整出来。幸亏西藏的司机胆大，他们对路上的一切磨难早已习以为常，要别地儿的人早软了。渐渐没了树，光秃秃的大山，浑浊的江水。夜里到盐井，完全是电影里美国西部十九世纪一个小镇的感觉。敲开惟一能住宿的供销社招待所大门，如同中世纪荒废的废墟，一脚踏下去，厚厚的尘土立马软软地淹没了鞋底。没水没光亮，有服务员打手电照一照示意各人的床位，一张床三元。摸黑吃了点面包和糌粑，脏兮兮地睡了。

离开盐井驶往芒康。秋色宜人。红的红了，黄的黄了，绿的还在绿。色彩鲜艳饱和。芒康的藏族藏味十足。车子坏在芒康修理，和几个藏族同胞一起背上包走起来。一路听他们念经唱歌，并不觉得累。几天后到了左贡。左贡是座干干净净的小城，在一条河谷里。山上已在下雪。等了两天没有车，又接着走。当年的马帮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那时左贡还不是县



城。队伍里又

多了一些人，有

一个老僧人，他要

去拉萨了却心愿；还

有两个年轻姑娘，一路

找柴烧茶主要靠她俩；还有

两个从家里逃出来的十来岁的

孩子，他们也去拉萨朝圣。我根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上路吃苦。也许他们也弄不明白我。语言不通，我们只能比比划划地交流。有时眼睛对视一下就足够了。

到邦达时，察隅那辆破解放追了上来，于是我们又都爬到车厢里。前后半个月时间里，这条公路上大约只有这一辆车子。不同的是，车里多了两头半大牦牛，车子一晃，它们就压到我们身上，它们四只脚也站不稳。我们早就一身的牦牛味儿和酥油味儿。

一出邦达就上山，山上雪很厚，车子行驶艰难，一步一哼哼，完全是在爬行，经常打滑、熄火，我们不得不在寒风飞雪中下车推、挖，或跟着步行。车子每哼一声都让人担心它瘫在山上。在距垭口百把米处，它果然瘫了。我们差点冻僵在山口上。折腾好一阵，终于冲了过去，滑行下坡。车灯在黑夜的雪空中划出缤纷的光带，当它射到晶莹的雪地上，充分显示出雪的质地和光感，美极了。半夜车子滑到半坡，停下不走了，又得修。我们拾了柴生起火，围着烤火熬夜。

天亮又修了半天车，总算下怒江峡谷到八宿。路险极，不知扭了多少回头弯。那峡谷那江很有气势，



扒在车厢上不住地看。过怒江钢桥，还有站岗的军

人查看证件。车在八宿（白马）又要修，还要想

办法加油，据说要找到县长批条才行。只好

像藏民一样在泥街上逛来逛去，看小铺子里

家家一样的小商品。看着看着自己都笑起来。这

一天恐怕将所有的饼干、罐头、胶鞋和全城的人都看

熟了。那两个逃出家的藏族小孩兜里不止装了糌粑和

藏刀，大概还揣了二十块钱。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城，

买各种好吃的东西往肚子里塞，今天一见他们，都绿

了脸捂着肚子。我拿了几片黄连素，示意他们吃了，

他们大概从未碰过这种东西，一把丢进嘴里就嚼，顿

时大张了嘴，一嘴黄色，一脸苦相。到晚上再见到他

俩，已嘻嘻哈哈好了，冲我直伸大拇指。在附近村里

转了转，喇嘛寺烧了，正在重修，拍了几张废墟，还

有藏区急流上特有的悬臂木桥的照片。

从八宿到然乌，沿途景色十分壮丽，蓝天、白

云、银雪、碧水……过天险然乌沟，冰凌子几乎挂到

车顶上，一些地方用原木架了顶。然乌湖是帕隆藏布

遭地震后堰塞而成，雪峰环绕、秋色浓郁、湖水澄

静，它的美难以用语言形容。夜里我一个人斗胆摸出

去，月亮正升上雪峰，皎洁月光下的帕隆藏布超凡绝

尘。如果说有天堂、彼岸世界什么的，那就是这里了。

真想带最好的朋友来，搭帐篷住上一段，一起分

享这美景。人生还有什么求？

那辆老解放径直去了察隅，再没有其他车子，只

有背上包开步走。沿途都在然乌湖畔，完全像漫步在

画中，美景铺天盖地。中午到了塌方的84道班处，休

息一下接着走。这会儿就没那么美妙了，大腿酸疼，



两肩被背包压得火辣辣的，那是只廉价的军用防水背包。晚上到了忠坝兵站，筋疲力尽。住一晚四元，吃两小碗面条，收了三元三角，这大概是中国最贵的面条了。次日在隔壁的37哨所找到一个云南大理老乡，很亲热，送两包春城烟，就在哨所吃住，不花钱，心里坦然了许多。

天天坐路边晒太阳，听帕隆藏布隆隆的轰响，看纯净得让人不相信世上还有污秽的蓝天白云，看云下峥嵘的雪峰，看雪峰下葱绿的青松和橘黄的杂木。这才叫赏心悦目。痴痴地一无所思。但过去的一切并不等于虚无。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属于自己，只要是自己经历过的。

没有地壳灾变的那种无法想象的恐惧，你就决不会见到喜马拉雅山的壮丽景色。人经受的磨难多了，也才会像个人样儿。坎坷才能使人真正高大宽宏起来，跟山一样。

不可能在那儿呆坐一辈子。于是整日守着公路等车，一点声响都会令人激动，经常把江水声听成了马

达声。终于又有了汽车，爬上货厢，一路顺风，天黑就到了波密，当地人叫扎木。住汽车四队招待所。早上拍到了雪峰、月亮和鹰，还有凝固一般的帕隆藏布。还是没车走。过桥到江对岸看被锯倒的巨大的树木，一棵恐怕要二十辆卡车才能载走。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树木。躺在江边看云看天，看云在蓝天中不停变幻，颇自在。

半夜里忽然一伙人破门而入，把我按在床上，一个一把抢走我放在枕边的藏刀，并说要没收，一个把我的袖珍手电抢去，一帮人研究了半天。他们要查证件什么的，问话像审罪犯一样。他们都穿便衣，不知是不是警察。也许我当时的确像逃犯。

搭到一辆拉木材的车，一路在黑泥里扭着秧歌爬行。已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通麦、易贡一带的森林给人一种奇感，仿佛一切都是凝固静止的，没有一点声响。没能去易贡错。听说那里也很美。翻一座大山到了八一镇，这是林芝地区首府。住一晚，第二天搭到一辆油罐车，上了到拉萨的“搓板路”。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搓板路，车子颠簸得厉害，尘土飞扬，大白天都得开着大灯行驶。灰尘那么大，还不能屏住呼吸。本来氧气就不够。

公路沿尼洋曲延伸。尼洋曲宽阔、宁静，清澈如翠玉——流动的玉石。大山开阔、空旷、荒凉、苍劲。过米拉山时正是黄昏，夕阳把山塑得轮廓鲜明，山坡上的光一块块一条条的。原野上不时有几株杨树，黄黄地挺立着。太阳落下后，天空变得神秘起来，阴阴冷冷的好像裹着什么在后面，不像是人间的景象。

到拉萨后找到了云南老乡张学仁兄，还有在宣传

特写 1-1

虎跳峡

部工作的和向东，混进自治区招待所，洗出一浴盆黑油汤。在西藏文代会上混吃喝，看了藏族作曲家俄珠多吉作曲并指挥的交响诗《雪域大法会》表演，我被那音乐镇住了。大概只有这片苍茫的高原、这个独特的民族才会有这样的音乐。我能理解它并喜爱它。

然后就是转八廓街并呆看转八廓街的藏民，看色拉寺和哲蚌寺，看布达拉宫，然后去了山南泽当，看到如镜的雅鲁藏布江，上羊卓雍错，过浪卡子，这也都是当年马帮去印度必走的路。还去了江孜、日喀则，从大竹卡过江翻山到羊八井，折返拉萨，由青藏公路出了高原，历时四十天，结束了我的第一次茶马古道之旅。



踏穿虎跳峡，看一看老虎跳过的地方，是我多年的心愿。

翻下哈巴雪山，靠一小碗酥油炸奶渣垫底，苦苦跋涉，又翻越了许多峰峦，夜深时方赶至江边的本习村，几声狗吠更显出山野夜晚的宁静。村里只有一姓杨的老家能提供食宿，我们便找了去歇下，用切得巴掌大、咬一口即满嘴是油的腊肉，蚕豆汤和卤腐下饭，填实了肚子，又用滚烫的水烫了脚，顺带搓了几把袜子，将黑泥浆泼了，说不出的一种美满。和一群纳西族汉子在火塘边盘腿坐下，把裤脚捋得老高，想把几天的疲劳酸乏全烘掉。汉子们冷冷地看住我们，一声不吭，待我们憋了几句纳西话后，方哄笑起来。给他们依次发烟点烟，众人边谦让边伸手接了，从火塘里抓块柴点上，于是火塘周围出现一圈几明明暗暗的红点儿。火塘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映在身上脸上，汉子们俨然成了一尊尊铜雕。不一会儿，三角架上的大黑壶扑扑地喷起了热气，在一只缺口大碗里冲上浓浓的酃茶，一圈圈传了喝。



终于到了。

像长江三峡分为三段一样，虎跳峡也分上、中、下三截儿。我们这会儿是站在下虎跳边上，对面就是丽江的大具坝子。金沙江由西藏、四川、云南三省区交界的德钦县陡然南下，在丽江的石鼓又急转北上，形成奇特秀美的长江第一湾；那一带杨柳依依，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然而金沙江到了中旬下桥头，遇到了玉龙、哈巴两大雪山的阻遏，竟斩开巨石，在陡壁中飞越而过，辟出了世界罕见的大峡谷。

在当地各族民间的传说中，金沙江是位温柔美丽又有着执著追求的姑娘，她遵从巴颜喀拉山妈妈的嘱

托，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到东海去，到金色的尼玛（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但那条痴情的玉龙深深地迷恋上了她，约同哈巴兄弟一道挡住了她的去路。金沙姑娘不为爱情迷醉，而是轻歌曼舞七天七夜，待玉龙哈巴进入甜美的梦乡后，从他俩当中穿过，飞奔而去，留下了一串欢乐的笑声……

伫立在虎跳峡边的我们，此时很难把金沙江想象为那么一位美丽的姑娘；那震耳欲聋的咆哮即使再牵强，也很难将它权作欢乐的笑声，她宛若一条凶猛的巨龙，从巨石陡壁中夺路奔腾而出，宣泄着那纯粹雄性的威力与势吞日月的气度。



逆江而上，便是有名的滑石板。陡峭的山仿佛尽是由层层叠叠、裂裂碎碎的风化石堆垒而成，风一吹就哗哗往下飞石头。1986年秋中国长江漂流队初闯虎跳峡时，洛阳队的郎保罗触礁遇险，在抢救郎保罗的过程中，四川《青年世界》记者万明就被飞石击中头部，失去了他年仅二十三岁的生命。如今，他的纪念碑静静地立在虎跳峡口的桥畔，立在一片青青的柳阴下。昨晚乃至今晨，老乡们都反复叮咛过，走滑石板一定要极小心，这儿经常有人畜被飞石砸死。此时，我们深深吸了两口气，拉开距离，互相招呼着，看一眼头顶瞄一眼脚下，小心翼翼而又迅疾地走去。所谓的路，其实不过是在这断石崖上穿凿而成的。忽然，一股穿峡疾风袭过，顿时便听得滚石的声音。大家忙收住了脚，紧绷所有神经准备逃命；只见一股滚石在前面不到十米处飞腾而下，石头磕撞石头，发出一阵阵令人心惊胆裂的叭叭声，一团云尘腾空而起，半晌方散。待滚石渐渐停息，我们才赶快冲了过去。由于太紧张，竟没在意脚下的凶险。大约走了一公里，出了滑石板，回头张望时，方知刚才的险峻，浑身透出了一层冷汗；只见两山凌空对峙，巨壁直落江中，江水汹涌澎湃，寒风呜呜作响，翻云疾走，石岩倒旋，令人头晕目眩。

下虎跳后一段路尽是石头，小道边只长些小灌木丛，两边都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水，没有人家，火焰山般的灼热。头一天还在雪地里跋涉，现在却仿佛来到了赤道。从背包里取出几只橘子罐头，用石头砸开分而食之，接着赶路。



据说这里就是老虎一跃而过的地方



听涛声轰鸣，观江水汹涌。



快到核桃园，遇到了山上流下的一股水，便不顾一切趴着喝了个够；路旁竟有又大又黑的野刺莓，于是边走边摘了吃，有时攒一大把塞进嘴里痛快地享受。这野果味儿使人想起童年，想起大山里那无穷的乐趣。

过永胜乡，房子全是石垒的，陡陡地依在山上，下边是喧嚣的江水，对面又是陡立的大山，看天看云准得掉帽子。吃的就靠那些石头垒起的锅台大的地。有时你不由得会为人的生存能力惊讶不已。只要有指头粗细的一股水，有巴掌大块平地儿，人就能在那儿立足、生存、繁衍……

江水滔滔。耳朵渐渐习惯了那隆隆的轰鸣，不再感受到那雷霆万钧的冲击。江右岸的玉龙山脊重重叠叠，绝壁相连，无路可循，根本没有人烟。千万年来山水冲刷出的沟壑，日晒雨淋后斑斓的石壁，加上各色灌木点缀，远远看去，构成了一幅幅国画山水，很有些味儿。

我们边走边看，追上一个赶五头骡子驮钨矿的半大小孩，他把骡子放到山上吃草，自己躺在路边睡大觉。在哈巴雪山上，有几处钨矿，由于山高路险，只能用马帮运输。我们借小马锅头的锣锅，捡点柴草煮方便面吃，权当是午饭。当然没忘了叫上小马锅头一起共享。我们得到的好处使我们喜出望外——把背包放到驮子上，挎上相机甩着手走，轻松多了。才走不久，阵阵怪风从背后袭来，云裹着雾，雾托着云，沿峡谷压住江面扑了过来，顷刻间天昏地暗，哗啦啦就是一场暴风雨，大家还来不及撑伞穿雨衣，连内裤都

给淋了个透，正要咒骂，却风过云过雨过，又是明晃晃的大太阳。山岩上飞瀑直泻，水汽蒸腾弥漫，阳光一照，峡间叠满了彩虹，一片缤纷；大家都直脖直眼看呆了，竟忘了抓已经藏起的相机，等反应过来，眼前的奇景就像魔术师的把戏一样不见了。

这时已进入了中虎跳，两岸又是峭壁竖立，江面奇窄，江水争进。山道尽管经过开凿，但也只容一人单行，对面有人马过来，就得紧贴石壁躲让。要命的是那些驮了炸药、矿石前往矿上的骡马也有趋吉避凶的本能，它们也拼命往里靠行，你要是迟缓一步被它挤到靠江水一侧，那只要驮子轻轻一碰，你就算玩完了。百来米高的悬崖下就是“满天星”礁石区，由于山石崩塌，礁石恰如晴夜星斗撒满江中。1986年9月12日，洛阳长江漂流队孙志岭、郎保罗的密封船就在这儿被礁石撕裂，两人摔出舱外，郎保罗困在一岩腔里达四天之久，方得救脱险。

再往上行，就是上虎跳有名的“虎跳石”了。狭窄的江心里雄踞一块巨石，相传有老虎从石上一跃而过，故名。激流被巨石劈开，一分两股，直落飞卷，排空袭岸，震天动地。一抱粗的圆木从这里下去，就都成碎片了。1986年9月10日、11日，洛阳队的雷建生、李勤健，科考队的王岩、杨欣先后乘密封船从这鬼门关闯了过去，显示了这一代中国人难能可贵的开拓、冒险和进取精神。

据说，漂流探险队的勇士们还不是首先闯虎跳峡的人。当地一位男青年曾在无意中用生命碰击了虎跳石。那是一位多情的恋人，为急于去江对岸会见自己